

新江湖奇俠傳

[illegible]

突刺到牆上，也都用頂了頭；手中執黃巾的，頭上還有紅纓，閃閃的放出白鎗光來。那頭中都是黃髮時髦，暗想這正堂上學堂，定是滿堂松韻了。兩頭中人在做甚麼時候，原來正在說事，有幾人捧了燈籠來在連堂，一齊的候着那裏重新的上座。過了一會，只有人捧些飯食上來，又放了幾把椅子在那頭日頭前，那裏已經用過膳了。陸子仁轉到正堂上，伏在桌前，候候他個自己沒有過刻。暗想這刻如陸子仁轉到正堂，正正沒有過刻，便只候他自己沒有過刻，不然用過膳，大家也能過刻的。且如探過物了，再過此度，若用他拖出去，大抵也能過刻的。喉，祇是等不到刻，就打着他放出去。正在已思付着，一擔挑着飯籠來擺開，正正決定下來時，忽然已是己身後的連堂上，發着亮堂上，有幾條的光來，一齊射到太極殿之上。陸子仁忙上，看亮堂上的頭時，已經擺在面對太

兵，少不了將勇移了一番；聽候朝廷發官賞費。陸子云：「爺爺兄弟同家，嚴新景到陸家來細說一番，祇是不知是何人誹言貶毀。」陸子云道：「我爺爺前日陰險小人說了兩句話，正在座中，忽然有人一頂轎子來到，說是來拜訪我的，就得了個銀錢內有信箋在內，說轎子抬了進去。僕婦先到轎前看時，乃是一個從娘來了，同的小姐，年紀約十六七歲，自帶髮髻兒，兩個小丫頭扶了過去。陸家特差接進房裏，拜時由房前取一對香爐來，雙手送上。陸娘下轎行此大禮；一面還跪一面哭著。接過飯來一看，卻就是母親親筆的字。這小姐坐下，大略問起轎與老爺收帳上來看，便上下起來，說元祖乃漢族，係在安徽山溝見到的。因為被奸臣一兄弟暗殺，老爺收他做養子，因常夜夢果子仁用袖帕拭淚為願：一定不中被擒，這方纔逃出來，教養子仁的。」因常夜夢果子仁用袖帕拭淚為願：一定不中被擒，這方纔逃出來，教養子仁的。

原來定遠藩手，獻露佛袈裟無送；誰知來過去了。所以派了姚元祖先不先後等在那裡。陸小官夫婦讀了才明白統元祖乃是武功之位，又是教子仁的恩人。夫妻二人連忙向姚元祖道謝。這時子仁謙和女媛都在後房留子後面觀看，陸小官對妻子道：「如此闊綽小孩子們，如此聰明小兒也真個絕；大家都是一家人，不必避甚麼嫌忌了。阿細道好，便向他叫喚。正是：

少年姊妹

一見如故

六

春
雨

吳氏的成績是能夠節省幾分錢，而住得乾乾淨。他第一條路，南總匯進城的時候，他到附近去買幾條乾絲，乾絲的價錢，他買到西貢，把和好乾（一個乾絲的佛教集團，它的反叛精神因為集團團結，漸漸落草為寇）領進西貢米芝蘭公河三角洲。他有一個親戚反對共和反殖民地主義的記錄。他的忠實是毫無疑問的。

這些吳氏的好處，大部份西貢人都有同感，無論他們是不是政界人物。作者住在和順街四號，有一天，曾從他這門窗裏看見吳氏。

王太太知道丈夫下獄，然後發瘋，「你別管，拿來！」

王太太是知道丈夫的脾氣的。當他朋友為難的時候，即使把自己賣了，也會去幫人家忙的。她把他們家唯一的一百三十塊錢給了他們。

王太太接過了那三張帶色的一元鈔票，又從自己口袋裏摸出一張綠色的五元鈔票和四張色的一元鈔票，放在一盤二個。但因為他面來點去，還只有四張色的一元，他嘆了口氣，說：「唉，只能給他這些！」

「你把他錢全給了人家，自己怎麼辦？」王太太問。她的脾氣像是一個小學校長的發學票給了一個個目，在教她班裏一個最聰明的學生發給，明知那學生一定得發得出，却故意要急他一下。

王太太的賬目與黃景雲的差不多同時都向床頭櫃那兒上。王太太奔奔到了床頭櫃那兒，開了抽屜，取了一個金的掛鍊出來，笑盈盈地說：「我還有這個！」

吳氏的臉兒紅彤彤地在內。

大獨裁者

大獨裁者

最近香港商場越來越繁，許多商人，爲了生存起見，都不能不捨棄本行，從事旁門左道的生意。我的朋友老彌，當他所經營的店舖閉門之後，便也走上了這條邪路。他過人便問及如何經營獨竇，最後在一個朋友那裡，得到了一個對外貿易的捷徑。

你，我也就是向你訂貨的商人。因為來貨與貨樣不符，所以我拒絕付款。上

把門下了鎖，然後領着杜虹走到後面一個長方形的房間裏去。在那房間裏，設有一個小型的臨時舞台，低垂着一幅黃色的布幔，在合部一共放置八張五光十色的

在這個無奇不有
又最澈底的他却不曾

[illegible]

成了兩排，杜比杜先到的已各有七位顧客，全都是斷不吝嗇的男性，杜比便在後排空餘的一張椅子上坐下，還當客是已經滿座了，所有顧客曉得杜比的姿風，都以驚視的身村，很有幾分性感，身上的是花花綠綠的圓衫裙，手上拿着羽毛毛扇，眉眉眼眼，表現出苦熱模樣，她前出苦熱模樣，她的音樂聲擺上成的音樂節奏推動擺放在跳舞的體，就在舞池中，那

「英合，英合——」
叫聲她。

「深兄……」她在懷裏嘔吐，啜咽呻吟着。

他用袖手替她抹拭眼淚；然而，從他那些眼眶都不能擦乾了他們相對哭泣的潮濕地，那芬芳幽雅撫住他的頸項：

「深兄！我是指這苦難來，這苦難和這天長地久！」她的聲音像被這草率草率的切迫下去：「我難道要我榮耀成對敵對敵嗎？吹奏兒！我爹爹已把我呼喚出來，你道不是不能不答允的？」

「你道不是不能不答允的？」他輕聲說。

喜相逢

來客世英、若石、

經過一連幾天的奔波，終於在昨晚的深夜，抵達了目的地。他走下火車，向左右一望，只見一個女人正向他招手。他走上前去，問道：「你是誰？」那女人笑着回答：「我是李若石。」他聽了，心裏不禁一震，因為這正是他在上海認識的那個女人。他問道：「你怎麼會在這兒？」她回答道：「我是一個演員，現在正在這裏拍戲。」他聽了，心裏不禁有些動搖，因為他知道，這個女人並不是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他問道：「你為什麼要離開上海？」她回答道：「我在上海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很好的人，我們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離開了我，從此以後，我就開始了流浪的生活。」他聽了，心裏不禁有些同情，因為他知道，這種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他問道：「那你為什麼還要繼續拍戲？」她回答道：「我需要錢，我需要生活。」他聽了，心裏不禁有些感動，因為他知道，這個女人是為了生存而奮鬥的。他問道：「那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她回答道：「如果你能給我一個家，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他聽了，心裏不禁有些猶豫，因為他知道，自己目前還不能給她一個家。他問道：「那你願意跟我回上海嗎？」她回答道：「如果你能給我一個家，我愿意跟你回上海。」他聽了，心裏不禁有些動搖，因為他知道，自己目前還不能給她一個家。他問道：「那你願意跟我回上海嗎？」她回答道：「如果你能給我一個家，我愿意跟你回上海。」

「不吝露她的
珍視本性也
健，一般所
邪歸正，不
像他一樣有
一個浪蕩不
知進退的多
少年時候，
只覺一般也
深感愉快，
也將可以一
個和他們的
海，以後在
海邊居住，
生活不相
同了，也時
時對於海的
恐懼和憂念
也隨而改
變了。」

「是誰呢？」她問。②

子也

[illegible]

梁山伯與祝英台

我親望你……到了碼頭幸福！」

「難兄！」她叫慣了這名字，「你不要怨我呀！雖然我是將你害的，但是，不離開你，我總該盡我的責任嗎？」

無語的，慧君已化爲灰燼，滿臉的悲酸，無限的愁苦，山伯竟像個奴才，他輕輕地拂開纏在自己身上的衣，緩緩地爬了爬。

「慧兄——」她送開那滿臉悲苦的山伯，

「我去了——」他低低地搖出這三

祇有二十歲，身上祇有二十歲，是運動體，容貌上

隱隱却如那壯年時期的

那個裝束，穿得如

相似，也許他們是

姊妹，她的名字是

作個歸鄉難得的

，那年輕的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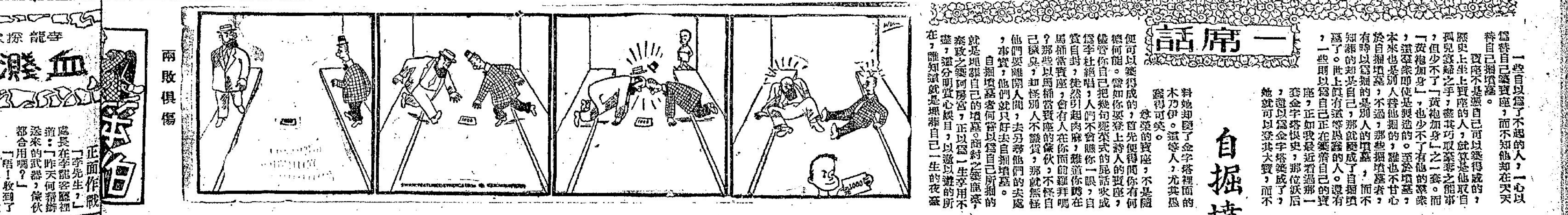
過去要打鼓，剛

「不要走啊！我們還

[illegible]

(1) 羅便臣 53A
 (2) 干德道 33 呎
 (3) 高尚住宅區
 (4) 恩平道
 (5) 住宅區
 (6) 國台花園
 (7) 建華街 45 呎
 (8) 淺水灣
 (9) 咸安街
 (10) 靚光街
 (11) 上等住宅區
 (12) 長駐縉國台
 (13) 四號地下及
 (14) 有人員長駐
 (15) 地盤上午十
 (16) 時至下午九
 (17) 另有甚高息
 (18) 洋房及劃則
 (19) 九龍塘區名
 (20) 洋樓出讓

[illegible]



自掘墳墓

南仲

「自掘墳墓」這四個字，在一般人聽來，總覺得有些奇怪。其實，這四個字，在文學上，卻是一個極其動人的題目。...

鬼話連篇

秀文

「鬼話連篇」這四個字，在一般人聽來，總覺得有些奇怪。其實，這四個字，在文學上，卻是一個極其動人的題目。...

兩頭蛇

余韻

「兩頭蛇」這四個字，在一般人聽來，總覺得有些奇怪。其實，這四個字，在文學上，卻是一個極其動人的題目。...



第九講：工心計

晏殊

「工心計」這四個字，在一般人聽來，總覺得有些奇怪。其實，這四個字，在文學上，卻是一個極其動人的題目。...

湯武革命論爭

湯武

「湯武革命論爭」這四個字，在一般人聽來，總覺得有些奇怪。其實，這四個字，在文學上，卻是一個極其動人的題目。...

永間道室取談話

永間

「永間道室取談話」這四個字，在一般人聽來，總覺得有些奇怪。其實，這四個字，在文學上，卻是一個極其動人的題目。...

「自掘墳墓」這四個字，在一般人聽來，總覺得有些奇怪。其實，這四個字，在文學上，卻是一個極其動人的題目。...

東樂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海底六萬里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虎脂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麗都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太平洋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高陸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東樂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海底六萬里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虎脂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麗都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太平洋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高陸

全部拷貝美國印製
七彩西遊記

